

上海短篇小说选

1971.1—1973.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短篇小说选

(1971.1—1973.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短篇小说选

(1971.1—1973.12)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字数 276,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0

统一书号: 10174·332 定价: 0.74 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代 序)

方 泽 生

这本集子里的二十四篇小说, 选自近几年来上海报刊和文艺出版物。它们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些作品,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斗争生活的画卷, 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又各具思想性格色彩的英雄形象。跟以往任何革命阶段的文艺作品相比, 跟那些作品塑造的英雄形象相比, 这本集子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特别”在哪里? 还是从《特别观众》说起吧。

剧场里翻滚着乐声的浪涛……谁也没有注意到, 场子里有一名特别的观众, 他象是没有座位而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立脚似的, 一会儿猫着腰走到近台, 一会儿又贴着墙根走到最后排的角落里。……

这个“特别观众”叫季长春。因为他是搞“音频技术”的, 特别注意“剧场的音响效果有点失真”, 因而主动提出“要在短时间里完成一台高传真调音控制桌”的设计制造任务。他跟剧团订的合同也有点“特别”, 叫做“以需方满意为准”。“需方满

• i •

意”，这在副组长、老技术员苏琪看来，是“活络生意”，一点不“留有余地”，因此发生了冲突。试制任务完成，需方也表示满意了，但还有一点“丝丝”声，“轻微得象晴朗的天空中飘过一缕云丝”，季长春还准备返工，这就更显得“特别”了。作品通过富有特色的情节，表现了季长春的一丝不苟的高度责任感。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个形象的时代特点就不会那么强烈了，因为自从中国工人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以后，他们在生产斗争中就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了这种责任感。可贵的是，作者进一步挖掘了季长春的责任感的由来：季长春的主动进攻精神，是出于对革命样板戏的热爱，他知道，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珍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不能走样。声音的“失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职”，因为“每一个工农兵观众都是特别观众，在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进攻的战斗中，我们都一样是战士。”这个思想点燃了季长春的英雄行动，使之闪闪发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季长春的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主动进攻的革命精神，提出并回答了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工人阶级面临的新课题，给工人阶级的责任感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这种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就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觉悟的集中表现，就是季长春这个英雄形象的“特别”之处。季长春说：“我们应该按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要求自己。”对于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我们也要“按七十年代的先进标准”——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觉悟来衡量。

季长春和他的伙伴们——所有这些作品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都具有这样的“特别”之处。这正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普遍的阶级品格。但

是作者在表现这些形象时,选取题材的角度、表现矛盾冲突的面又是各不相同的。象《特别观众》这样,它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来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点,表现英雄形象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觉悟的。还有一些作品,如《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则是直接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这类作品不多,但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艺作品截取这一斗争的某一侧面,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更能集中反映英雄人物的高度路线斗争觉悟,高度概括地写出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作品也就更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鲜明的时代特点。郭子坤“紧紧地握着方向盘”的思想性格,凝聚着无产阶级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大方向,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和革命气魄。乔巧姑的“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的思想性格,正是一代新人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深刻理解的结晶。一句话,它们表现出了今天工人阶级继续革命的高度自觉性,成为人们继续革命的榜样,因而人们喜爱它。而且,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赞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正是对现实斗争中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批判,跟现实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文学创作要特别提倡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象季长春、郭子坤、乔巧姑这样的英雄形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可能出现。这是因为英雄是时代的产物；英雄形象的特点，是由时代的特点决定的。特定的革命发展阶段，特定的斗争环境，必然会产生具有特定的思想风貌的英雄人物。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正是文艺创作典型化的根本要求。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来没有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他们在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真正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更紧密地把现实斗争与远大理想结合在一起，更自觉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更主动地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发动进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文艺作品就应该根据这样的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象季长春这些英雄形象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进攻性，正是现实生活中无产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艺术概括，也就是时代的特点，是区别于其它革命时期的英雄形象的“特别”之处。同时，文艺作品又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革命文艺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也象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一样，努力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握时代的特点，揭示英雄人物的精神境界。很难设想，没有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切身感受，没有较高的路线斗争觉悟，能塑造出象郭子坤这样的无产阶级

英雄形象来。再如革命样板戏，由于作者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高屋建瓴地反映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因此英雄人物在完成他那个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特定的斗争任务时，迸发出来的思想光辉跟今天的时代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教育作用。那些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以往任何革命阶段的文艺作品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可比拟的。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特别观众》这类作品，题材新颖，有些情节象演出革命样板戏等等，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可能出现，因此容易具有时代特点，也容易反映英雄人物的继续革命觉悟。诚然，革命斗争的发展，不断为文艺创作开拓出新的题材内容，反映这些新的题材，是比较易于表现出英雄人物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但是象《区委书记》这样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思想：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思想也许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被许多作品表现过。但是这篇小说却又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提炼主题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代表进入领导岗位的新干部，如何才能永远扎根于群众之中？这个问题就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小说的主人公、区委书记苗俊敏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位从普通工人提拔到区委领导岗位的新干部，“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性格”：她从一张群众写的问为什么最近不容易看到她的普通来条上，发现了“会议桌上听不到，文件报告里看不到的”东西，并把“对群众的态度”提高到“路线问题”上来认识，因而亲自赶到青松新村去参加群众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

意见提交区委常委，作出了领导干部亲到信访室值班的新规定。她的工作方法也很“特殊”：她看见办公室里的沙发，提醒自己和同志不要“让沙发埋没了手脚”，“应该多使用那个设在群众中的流动办公室”——“随身背的那只黄帆布包”；她要做什么报告、总结，不是请人代笔，或者闭门造车，总要“先下去摸一摸，听一听”；群众找她，她做思想工作，也是“不拘一格”，或在大楼边，或在扶梯上，甚至“漫步漫步就谈开了”。小说通过苗俊敏的身份、性格、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所表现出来的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以及作品的思想深度，都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密相连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广大新干部的新面貌。

再看另一篇作品《暗礁》，写的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主题，跟《区委书记》有相似之处。作者在刻划秦华这个英雄形象时，还是赋予她的思想以时代特点的。秦华的坚定地相信群众，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她的朴实、谦虚、善于发掘人家长处的思想性格，是很亲切感人的。在形象塑造上，还有其独到的长处。但相比之下，时代感就没有《区委书记》强烈。如果对朱山虎只相信仪表、只相信自己的思想把握得更准一些，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表现得更深一些，矛盾冲突安排得更激烈一些，也许秦华的思想性格、路线斗争觉悟会显得更有时代的光彩。可以肯定，象《区委书记》、《暗礁》所反映的斗争和主题，在今天和今后的斗争中还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文艺作品还是要去描写它、表现它。只要紧紧扣住时代的特点，把握斗争的脉搏，从路线着眼，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时代色彩还是会更上一层楼，写出新水平来的。

季长春、郭子坤、苗俊敏们的“特别”之处，即他们的高度

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觉悟，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英雄形象来说，则又是共性。但这种共性，不是抽象理念的化身，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说教，更不是几句豪言壮语所能概括。它渗透、融合在整个形象的塑造中。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文艺作品表现这个“共性”，是通过特定的斗争环境、特定的矛盾冲突、特定的人物性格，又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完成的，因而英雄形象是那样千姿百态、各呈异彩，反映出来的生活是那样五光十色、绚丽多姿。《责任》和《第一课》，塑造的都是纺织工人的英雄形象，它们的主题，都可以说是表现工人阶级的“责任”的，但是塑造英雄形象、表现人物崇高精神境界的途径，又是那样不同，英雄形象也自然迥然相异了。《责任》写韩杏英身教言传，使她的徒弟鞠春妹懂得布面上打个“责任印子”，并不是出了问题追查责任才用得着，而要把自己的责任编进七亿、三十亿这个整数。“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第一课》写的是挡车工夏彩云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率领工宣队进驻新沪纺织大学，以工人阶级的伟大气魄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领域，把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这就是新的革命形势下的工人阶级的“责任”。韩杏英和夏彩云，同样具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和工人阶级的崇高情怀，但由于各具特定的斗争环境、特定的矛盾冲突，又通过特定的方式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来，因而思想性格就各有其貌，两个形象就决不会混同起来。当然，这两个英雄形象所揭示的思想深度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总是要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

过特殊表现普遍；既然是“个别”、“特殊”，自然是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更何况由于作者不同，表现的侧面和手法也会因人而异。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雷同的现象，往往是由于作者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忽略了个别反映一般的创作规律，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是化成英雄的血肉，而是图解式地变成装饰英雄形象的衣冠，这样，英雄形象自然就容易雷同了。

我们反对恩格斯批评的那种糟糕的个性化，象文艺黑线那样离开了英雄形象鲜明的阶级性和共同的品质，用一些琐碎的庸俗的细节，去渲染英雄人物的所谓“个性”。这种“个性化”，只会歪曲和丑化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并变成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手段。但英雄典型毕竟是特定的“这一个”，要注重英雄形象独特的思想性格的刻划。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试看《延安的种子》和《朝霞》。这两篇小说都是歌颂知识青年继承革命传统、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新生事物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甚至在构思上也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延安的种子》侧重于平面的叙述与回忆，缺少重头的对立面的交锋与斗争，因而英雄形象就略嫌单薄，缺乏立体感。而《朝霞》就比较注重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划。叶红深夜栽“扎根树”的天真烂漫而又郑重其事的举动，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叶红与“我”田头相遇，她那段关于麦子扎根的议论和对“我”不恰当地强调教师工作重要的冲撞，点染了她的明快爽朗而又见识深切的思想性格；而雨夜与“我”长谈，她那慷慨陈词的激愤之态，显示了年青一代与旧思想水火不相容的革命进攻精神，她那“农场还在嘛，我当然在啊！”的个性化的语言，凝聚着年青一代革命到底不回头的高度觉悟和崇高理想，为人物的思想性格增添了不少光彩。

可见只要在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刻画上下功夫，英雄形象是不会雷同的。

雷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熟悉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对于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英雄人物，缺少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有的人搞创作，不是努力从生活中提炼形象，而忙于把得来的一些材料填到主观“设计”好的英雄模型中去。在他看来，英雄自有一定之规，碰到困难，总是不吃饭、不睡觉、不顾家；一开口，总是与众不同，夸夸其谈；甚至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态，也在他的规范之中。这样写出来的形象，怎么能活起来？怎么会有动人的力量？怎么会不雷同？所以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雷同。同时，创作又是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创作就是创造，就是闯新路。只有从实际生活出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象革命样板戏那样，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才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创造出独具光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继续革命觉悟，又各有性格色彩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孕育这些英雄形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文艺黑线的统治，粉碎了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革命样板戏破土而出，占领了舞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无产阶级的经验。短篇小说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它摆脱了过去的那种“小摆设”、“小风波”以及种种个人欲望的琐碎事件，直接选取重大的斗

争题材,力图把英雄人物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加以表现;在塑造英雄性格时,又着力于思想深度的开掘,努力反映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意味着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只有这样,文学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大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工农兵中涌现出一批新的革命文艺战士,为工农兵英雄形象高唱赞歌,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发展。这些作品几乎全是出于这些同志之手,这是文学战线上多么可贵的新鲜血液啊!

我们赞美这些英雄形象,赞美这些作品,更要以百倍的热情,赞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 录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代序).....方泽生 (I)

新来的老大.....张道余 张正余 (1)

三进校门.....卢朝晖 (19)

向阳列车.....南湛文 (28)

阿勇.....胡惠英 (38)

船厂的早晨.....中华造船厂工人创作组 (57)

责任.....叶 勉 (77)

区委副书记.....姚克明 (88)

目标.....新苗文 (99)

带路人.....朱敏慎 (106)

延安的种子.....华 彤 (116)

闪光.....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 (130)

迎春展翅.....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 (143)

碧水长流.....上海市水文地质大队 吴林奎 (158)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 郑 帆

铺路人.....贾晓晨 (170)

小将.....肖关鸿 (183)

取经.....周勇闯 (195)

李兵兵.....董福光 (210)

特别观众·····	段瑞夏 (225)
暗礁·····	士 敏 (243)
朝霞·····	史汉富 (272)
初春的早晨·····	清 明 (292)
金钟长鸣·····	立 夏 (331)
第一课·····	谷 雨 (352)
前进，进！·····	董德兴 (379)

新来的老大

张道余 张正余

—

东海边上，有一个金山湾渔业大队。这个队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革命统帅生产，捉起鱼来，汛汛丰收，年年增产。特别是七一五号这对机帆船，更是全大队先进单位，队里的那面先进循环红旗，象生了根一样，一直在七一五号的主桅上迎风飘扬。

但是，今年秋汛一结束，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七一五号却比七一七号少捉了三、四百担，其他兄弟船队也都赶了上来。这面先进循环红旗就从七一五号的主桅上升到了七一七号的主桅上了。七一五号全体船员认为：保不住先进红旗是小事，少捉鱼、对国家贡献小却是大事。为此，在冬汛捉带鱼出海之